全球播疫？全球抗疫！

公共衛生+全球化

全球啓示

韓國爆發中東呼吸綜合症（下稱MERS）已有約一個月，情況還未受控，受感染和病逝人數持續上升。繼上集深入討論韓國疫情的成因、影響和後續措施外，這一集我們將集中討論在全球化觀點下「韓流」帶來的啓示。 ■李偉雄 福建中學（小西灣）助理校長

MERS系列——應試篇

■韓國防疫人員在地鐵站外消毒。 美聯社

惠州韓籍患者脫險

新聞背景

廣東惠州確診MERS的韓國男子在定點醫院進行隔離治療，廣東省衛生計生委日前發布資料，指其由最初的發高燒到現在情況穩定，間中咳嗽。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重症監護室主任鄧西龍指，病人兩次檢測均呈陰性，雖已達出院標準，但為確保萬無一失還需要繼續觀察。

辭彙鏈接

傳染病：傳染病是可蔓延的疾病，即可在人與人、動物與動物或人、動物之間相互傳播的疾病。以流行性感冒（簡稱流感）這傳染病為例，已涵蓋了上述3種傳播，包括人傳人的人類流感、豬傳豬的豬流感，以及2009年冒起，人豬互傳的人類豬型流感。

傳染病也可按傳播途徑歸類如下：飛沫傳播、空氣傳播、血液體液傳播等。大部分傳染病由肉眼看不見的微生物引起，包括病毒、細菌及單細胞寄生蟲等。大規模蔓延的傳染病稱為流行病；若蔓延全球便稱為大流行，例如在2009年開始的人類豬型流感大流行。

中東呼吸系統綜合症（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）：俗稱「新沙士」或MERS，2012年首發，由中東呼吸系統綜合症冠狀病毒，或稱2012年新型冠狀病毒所引起的新型呼吸系統傳染疾病。該致病病毒被認為和造成SARS的冠狀病毒相類似。此病毒最早出現在中東，於2012年9月發現於一位曾去過沙地阿拉伯的卡塔爾病患身上，他被施以呼吸道疾病的治療，最後卻導致腎衰竭。

模擬試題 LS

請先閱讀以下資料，然後回答問題：

資料A

MERS在2012年在沙地阿拉伯首度發現，其後更散播至20多個國家，至今累積的逾千宗病例中，大部分都與沙地阿拉伯有關。2012年確認引起MERS的病毒之後，病例陸續出現在約旦、科威特、沙地阿拉伯、阿聯酋、也門、法國、德國、希臘、意大利、英國、突尼西亞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及美國。2012年，沙地阿拉伯一名60歲老翁被發現身上帶有具傳染性病毒，6月死亡，令MERS為公眾所知悉。同年9月，卡塔爾一名49歲男子亦出現MERS病徵，其後兩國陸續出現新病例。之後英國在2013年2月初，有人赴西亞返國後確診，在人傳人下其兒子亦染病。世界衛生組織在同年5月宣布，MERS病毒可「威脅全球」。

數據顯示，全球目前接獲千宗MERS病例，超過97%確診個案都是由西亞國家報告，少數個案則是在當地旅遊或工作期間受感染，大部分患者都曾到訪當地醫療機構，或接觸駱駝及其相關產品。

資料B

已有病徵仍堅持出差經香港到惠州的韓國MERS疑似染病者，昨天已確診為病患者，意味他隨時成為令致命病毒在內地和香港傳播的元兇，不但直接殃及那些曾跟他同機同車的乘客，也令兩地民眾面對「新沙士」威脅。這名病患者的魯莽、不負責任，韓國防疫部門的疏忽、敷衍失責，都當受國際社會嚴厲批評。接下來韓國防疫部門有必要全面加強防控措施，提高防疫工作透明度，防止更多疑似病者漏網出境，危害鄰國居民的安全。

新傳染病毒最可怕是它們悄悄藏匿在「宿主」身上，並隨着未發病或剛發病但未算嚴重的病者四處活動，而暗中在社區及所經之地傳播，致感染者數目大增之餘，也難以追蹤病毒源頭，無法有效阻止病毒散播。上世紀70年代中源於非洲扎爾伊（現剛果民主共和國）的愛滋病毒，就是無聲無息隨「宿主」經貨車運輸路線在非洲大陸流轉，再經港口傳播到海外不同地區，包括美國。到上世紀80年代，病毒開始引發大量病例，一度令醫護當局束手無策。

資料C

由韓國經港前往內地的韓國男子被確診感染中東呼吸綜合症，引起本港各方關注。衛生防護中心昨表示正追蹤病患接觸者，其中發現患者身處航機有29位密切接觸者，已追蹤到19人，並被送至改作檢疫中心的西貢麥理浩夫人度假村隔離檢驗。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則為市民派「定心丸」，他強調本港現時爆發此症機會很低。*

*編註：該19名人士已於6月9日證實沒有感染，結束隔離

想一想

a. 參考資料A，為何中東呼吸系統綜合症在全球迅速傳播？（4分）

b. 參考資料A、資料B及就你所知，從中東呼吸系統綜合症的傳播歸納出全球化的特點。（6分）

c. 參考資料C及就你所知，你多大程度上同意2003年的SARS疫情加强了香港日後的防控傳染病能力。

■韓國老師為小學生量度體溫。 法新社

■到韓旅客持續下跌。圖為戴上口罩的旅客在旅遊景點拍照。 路透社

參考答案

(a) 隨着交通科技的發達，人們要來往世界各地旅遊變得十分方便，人們只要乘搭飛機便能快速地往來世界各地，因此病毒無處不達。正如資料A指出，2012年確認引起MERS的病毒之後，病例透過遊客傳播，陸續出現在約旦、科威特、沙地阿拉伯、阿聯酋、也門、法國、德國、希臘、意大利、英國、突尼西亞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及美國。

(b) 疆界的阻隔性逐漸消失：交通發達，人們可以乘搭飛機快速往來世界各地，增加交流的機會。加上互聯網普及化，國與國的界限開始變得模糊。

全球人類互相影響和依存：人們乘搭飛機快速往來世界各地，將中東呼吸系統綜合症傳播到各地。這正正說明，全球化同樣有利各國多邊合作，一起商討如何應付疫症蔓延，共同幫助一些需要援助的國家。

全球資訊快速流動：中東呼吸系統綜合症出現後，我們透過資訊科技，例如互聯網、衛星電視轉播，知道全球疫症蔓延的最新情況、中東呼吸系統綜合症的資料等，有利我們迅速反應，把損害降到最低。

(c) 我很大程度上同意2003年的SARS疫情加强了香港日後的防控傳染病的能力。

首先，SARS令個人衛生意識提升。從「沙士」所得教訓，公眾重新認知傳染病是不容忽視的公共衛生問題，擁有先進醫療設備的城市如香港也可在瞬間受襲，瀕臨癱瘓。市民從此更重視個人衛生，例如學懂正確的洗手方法、患呼吸道感染時戴上口罩等。因此，市民面對今天中東呼吸系統綜合症時，多有應對之法，不會出現過分恐慌的情況。

此外，通報疫情制度日趨完善。SARS證明在中國一個省份冒起的傳染病，除了影響其他省份外，更可透過航空交通轉瞬散布全球。因此，國內的傳染病通報和國際傳染病通報同樣重要。汲取「沙士」的教訓，世界各國政府開始以更透明、更誠實的態度發放傳染病資訊，例如更快捷詳盡地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疫情，更積極與各國到訪人員合作，更重視世衛作為全球抗疫協作的平台。因此，特區政府每天可了解到中東呼吸系統綜合症在內地、韓國的情況，有利制定預防的措施。

最後，醫療系統防疫能力提升。2003年時，本地的醫療系統對傳染病重視不足。當年1月，廣東省專家指出「非典型肺炎」在醫院環境的傳染性特別高。因此，他們認為提升院內感染控制至為重要。但香港的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在2003年3月出現病房集體感染時，醫院感染控制措施並未達致足以防止「沙士」在院內散播的水平，亦未能阻止疫症由醫院回傳至社區。

「沙士」過後，本港在預防和控制傳染病方面，獲得前所未有的額外資源。醫院管理局在轄下醫院增設千多張空氣隔離病床，以及興建一所可容納百多名高傳染性病人的瑪嘉烈醫院傳染病中心，同時大大加強各醫院的感染控制措施及醫護人員的相關培訓。衛生署亦於2004年成立衛生防護中心，統籌對抗疫症事宜，並透過該中心加強與醫管局、學術機構及社會各方專才合作。

香港政府和市民的防控傳染病能力提升，是由於全球資訊流通；從面對疫情得到的大量知識和經驗，提高了大家對衛生的警覺性。

尖子必殺技

全球化「雙刃劍」 兩面討論不偏頗

MERS的情況引起本港極大的關注。病毒傳播和控制為公共衛生中重要的課題，這一課題可以出很深的題目。相比起其他單元和主題，同學一般都對「病毒傳播」的主題感到陌生。因此，如果可以選擇題目（例如卷二的三選一），同學還是盡量不選為妙。

過往，很多病毒都令人感到憂慮，例如：2003年的「沙士」，2009年的「豬流感」，還有最近的西非伊波拉病毒。

全球化某程度上促進了疫症爆發。現今交通、飛機方便，每日來往世界各地的人增加。因此，人可能成為了病毒的載體，在無意的情況下將病毒帶到全球不同地方！因此，使疫症在各地傳播甚至爆發。

一個地方的政府能做的防預的工作有限，例如：向市民發送最新資訊，做足防疫宣傳工作；加強通報機制，獲取病毒最新資訊；加強本地醫療預防措施，讓醫護一員提高警覺；妥善處理確診個案。

全球化下，地方政府未能控制的因素有很多。例如疫區如果位於第三世界國家，當地政府未必能有效阻止病毒傳播。地方政府未必能限制疫區相關西非國家人士進入本港，否則或會侵犯人權。其他國籍的人與當地人接觸，但抽樣檢查時未必能有效發現。政府即便發出「外遊警示」，也未必能阻止人們前往疫區。

不過，全球化對於病毒控制也有一定的幫助。例如：有國際組織作出的指引（世界衛生組織）、疫苗的研發*和合作、資訊的流通使各國政府容易掌握疫情的最新情況。

*編注：可參閱「延伸閱讀」資料一

■劉穎珊 文憑試通識科5**狀元、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三年級生

延伸閱讀

1.《復旦大學夥美 研製出高效抗體》，香港文匯報，2015年6月16日，http://paper.wenweipo.com/2015/06/16/GJ1506160002.htm

2.《南韓為觀光客投保 染MERS死亡將國賠》，民視新聞網，2015年6月16日，http://news.ftv.com.tw/NewsContent.aspx?ntype=class&sno=2015616I13M1

3.《第一手觀察：面對MERS，韓國人為何慢半拍？》，關鍵評論網，2015年6月12日，http://www.thenewslens.com/post/175358/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